



楚辭全圖句注

中國歷代繪刻本名著新編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整理輯刊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安徽人民出版社

玉骨冰肌吳彩鸞開軒寓韻辦朝餐天明跨涕歸
山去手墨淋漓尚未乾

丙午子羅聘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四庫版《欽定補繪蕭雲從離騷全圖》

〔楚〕屈原宋玉／著

楚辭全圖句注

〔清〕

／原繪
／補繪

周殿富 編選

中國歷代繪刻本名著新編

楚辭全圖句注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整理輯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辞全图句注 / (清) 萧云从绘; 周殿富编选. — 影印本. —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12

(中国历代绘刻本名著新编 / 张立华主编)

ISBN 978-7-212-06044-2

I. ①楚… II. ①萧… ②周… III. ①《楚辞》—注释 IV. ①I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0340 号

中国历代绘刻本名著新编

楚辞全图句注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整理辑刊

出版人: 胡正义

选题总策划: 周殿富

主编: 张立华 武学 张亚力

责任编辑: 武学 张原 责任校对: 宋春

责任印制: 范玉洁 营销推广: 赵秀彦

装帧设计: 亚力设计工作室

出版: 安徽人民出版社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http://www.ahpeople.com>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

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传真: 010-64264185-8067

印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39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2-06044-2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總序

中國繪刻本圖籍上溯至唐宋拙樸的肇始，歷元明清初的宏大中發，延續到晚清民國精緻與粗劣的二元濫觴，各種綫描圖樣、彩繪冊頁、圖籍畫譜千姿百態，版本浩如煙海。尤其是明清兩代宮廷專門延請了一批御用畫師與刻工，并欽命制作許多刻繪本圖籍，它無疑對刻繪本圖書臻達更高水平是一種推助。但可惜的是，歷經天災人禍，戰亂事變，西方列強的盜掠，許多優秀版本流失損毀頗多。而存世的版本或束藏于各大博物館、圖書館，或鎖閉于幽幽藏家之手，尋常讀者難得一見。或有今人整理出版，大多精裝細裹索價不菲，一般讀者難以問津。至今仍使「文人畫」、「文人書」封禁在文人圈、官商場中，這無疑是一種對文化特權的維護。因而，如何讓那些古典繪刻本圖籍進入民間，以廉價、簡裝的出版形式，讓大眾讀者買得到、買得起、讀得懂，讓古典繪刻本圖籍在新生代讀者手中傳承延續、發揚光大，就成爲了出版界的一個重要課題。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創社伊始即展開了這個專項的編輯出版工作。編輯們追尋購買國內外圖籍版本踪跡，致力資料搜求鉤沉累積，策劃、創意、精選、新編出版了這套以《中國歷代繪刻本名

著新編》爲題的普及本文圖版叢書。

這套叢書在版本收錄選擇上涵蓋了歷史上多種類的繪本、刻本、軸卷及典籍中的極品、精品；在體例上合縱連橫、取捨有緒、融匯貫通地闡述表現一個主題；在編排上以圖爲主，導入典籍文獻、補述內容、新編增撰文字，間有簡體字譯注、補白，以便于識讀；在整理制作上著意凸顯原作原版圖像之美、書法之美、畫工刻工印工之美，保有傳統圖書的墨香、紙香、書卷之氣。而不拘泥于原版局限，重在讓讀者看得懂，買得起。這是本套叢書的出版宗旨。而本套叢書的可貴之處還在于它並不是簡單的影印、複制，而在于整理新編適于大眾閱讀上，而且還有諸多版本是一種文字與名畫的組合新編，具有市場品種唯一性的價值。這是本套叢書與任何一種已經面世的影印版不同的主要特徵。《中國歷代繪刻本名著新編》是一套順應時尚閱讀潮流、因繁就簡、平裝價廉、便于賞讀的嶄新古典繪刻本圖籍讀本。第一批選題近四十冊，以後將陸續推出。誠望它的問世，能爲廣大讀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增添一道精美而清新的膾炙之餐。 是爲序。

張亞力 壬辰年冬月于北京謹識

東方荷馬 中國《神曲》（代前言）

周殿富

《楚辭全圖句注》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欽定補繪蕭雲從離騷全圖》的原版全文影印，一部分是筆者的《楚辭句注》。本次刊印四庫本的蕭雲從補繪全圖楚辭，不祇因為繪圖精美臻全，更由于《楚辭》在中國文學史的特殊地位與屈原本人的歷史影響力。無論是在詞壇文苑，還是在巷閭民間，鮮有不稱不知屈原者。

屈原是偉大的。不僅因了他獨具與國人中庸之性格迥异的執著人格，與奸黨權貴決不肯妥協合污的高貴政治節操，更因了他的作品對於推動中國文學的發展，提昇它的水準所發揮的作用是無可匹比的。可以斷然地說，他的文學之成就與歷史影響力是前無古人，後無及者的。後來者文學成就最高的詩仙李白對屈原十分推崇，曾有一「屈平詞賦懸日月」之評。就是為文相當自負、自詡「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素有詩神

之稱的文學大家蘇東坡，也自嘆「吾生平所學而不能企其萬一者，屈平一人而已」。當代美學大家李澤厚也稱屈原的作品「開創了中國抒情詩的真正光輝起點和無可比擬的典範。兩千年來，能够在藝術水平上與之相比配的，可能祇有散文文學《紅樓夢》。」這種說法是毫不誇張的。

在中國的兩千年文學殿堂上，最高大輝煌的兩座豐碑一是《詩經》，一是《楚辭》。《詩經》中的「國風」與《楚辭》中的屈騷合稱為「風騷」，幾乎成了文學、文化、文彩和詩的專用指代詞。《詩經》雖然來源于民間詩歌采風，本應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但經過列國「御用文人」們的潤色加工，又經過孔子立足于教化的刪定，已被當成了一部古典的「教育詩」。再加之中國歷代封建帝王的大多獨尊儒術，因而便成了古代官方的文典。自列國以降，官場交際、問對策論，幾乎言必稱「詩曰子云」。在這方面屈原的作品顯然要退避三舍了。但要說在文學方面的影響，《詩經》則要自嘆弗如了。

屈原的作品不僅開一代之詩風，而且流被後世，就像一脉噴涌不已的清泉，汨汨地浸補滋潤着中國兩千年廣袤的文學土壤。他不僅打破了《詩經》的傳統，為五言、六言、七言古詩肇

開先河、創造了雛形，更化入此後的各類散文與詩歌，舉凡游記、大賦、碑、誄、祭、吊、墓銘、歌、操、詩、詞等各種樣式文學作品中，都可見其無以泯滅的痕迹。不僅其辭藻，連體裁、樣式都頑強地滲入了不同的文學領地。尤其自宋以降，楚辭滲透的領地進一步拓寬，被不斷引入散文、小說之中。屈原辭作的生命力並不僅僅表現在對各種詩文體裁的化入，更表現在它以自己獨特的風格特質一瀉千里，流而為騷體詩、變而為騷體賦。盡管此後的此類作品祇得其形似，而少其神韻，亦足見其貫通古今的强大生命力。直到一九六四年，于右任先生在去世之前還為我們留下了一首一唱三嘆、哀婉動人的騷體華章：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望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祇有痛哭！

天蒼蒼，野茫茫，

楚辭全圖句注

山之上，國有殤！

回溯二千年楚辭源流，當稱兩漢猶重楚辭。一者漢高祖痛恨儒生，二者漢室劉姓爲楚人，因有「漢宮楚聲」、「漢風楚韻」之說。劉邦、劉徹這些皇帝及劉安、劉濞這些親王們無不以能賦辭騷而爲榮，就連戚夫人、唐山夫人、烏孫公主等人也均有作品留下。文人士子們自不必說，以能治楚辭而步青雲者豈止朱買臣一人而已？就連漢人司馬遷的歷史名著也冠以「無韻」之《離騷》。雖不無牽強附會之嫌，但亦足見人們對屈原的歸美崇尚。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楚辭文本均自漢而傳，可惜的是這些文人們祇得其形式而已，雖創大賦、散賦之規模，但徒砌詞藻，楚聲實已漸趨式微。直到東漢末年而魏晉南北朝方可復聞激越之楚聲。

自有唐以來，盡管五古、七古進而爲律，占據主流，但唐人多不讀《詩經》，却幾乎無人

不讀楚辭、吟騷詩、制騷賦，爲我們留下了相當可觀的騷體詩賦。到了宋朝，由詩詞并重而長短句漸盛，但是，騷體詩賦並不見勢弱，兩宋的一流文人墨客鮮有不涉足楚辭騷體賦的。辛弃疾幹脆用騷體寫下了不少詞作，其中《水龍吟·再題瓢泉》二首幾乎生吞活剥了楚辭：

聽兮清佩瓊瑤些。明兮鏡秋毫些。

君無去此，流昏漲膩，生蓬蒿些。

虎豹甘人，渴而飲汝，寧猿獠些。

大而流江海，覆舟如芥，君無助，狂濤些。

路險兮山高些，塊予獨處無聊些。

冬槽春盎，歸來爲我，制拾醪些。

其外芬芳，團龍片鳳，煮雲膏些。

古人兮既往，嗟吁之樂，樂簞瓢些。

而在《摸魚兒·山鬼謠》序中，直稱「兩岩有石，狀怪甚，取離騷九歌，名曰山鬼」。素有詩神之稱的蘇東坡，不僅爲我們留下了大量的騷體詩賦，而且還大量地把騷體詩夾入他的許多游記中，辭甚清亮奪目，後人多有追隨者。就是在戰亂紛紛的遼、金、元時代，楚辭也仍未絕其聲。綿延而至明清則更有諸多大官僚、士子、學人樂爲其入室弟子，爲其張目揚旗。如宋濂、

劉基、高啓、方孝孺、王夫之，直至少年英才夏完淳都有很好的騷體詩賦留給我們。尤其是一代才子曹雪芹，文章大家梁啓超在他們的小說中真真爲我們留下了一些相當可觀的騷體詩賦。

如果有人說宋朝人寫了一首唐詩，明清人寫了一首宋詞，那一定會成爲文苑笑柄談資。但范成大直接把自己的詩作冠以「楚辭四首」則堂而皇之地載入文典。此亦足見楚辭特色之不可泯滅。

縱觀二千年楚辭源流，歷代士人學子多祖屈原。盡管一些官僚大儒們拼命地攻擊屈原，但仍無法不爲屈原的人格與作品的魅力所征服。司馬光認爲屈原的作品「過于中庸，不足以訓」，在編《資治通鑒》時根本不載屈原之事，但最後還是操起了「四六句」爲君王制賦，并在《五哀詩》序中把屈原列爲第一位，稱其爲「負不世之才，竭忠于上」，「流亡不得其所而死」，「其尤可大哀者」，并在詩中稱其辭「猶與日爭光」。對屈原攻擊最力的是南北朝的顏之推，在他的家訓中不止一次地「聲討」屈原的「大逆不道」，公然要他的子弟不學屈原，但是自己還是寫下了幾篇泱泱大觀的賦作來。可見屈原作品的時空滲透力與影響之大。盡管自漢以降，各代

俊士奇才皆祖屈原，但無出其右者。南北朝沈約就講過「一世之士莫不同祖風騷」，晚清劉師培則稱屈原的作品爲「中國文章之祖」，後人雖多模仿，但無及者。這并不是由于後人的才氣不及屈原，而實在是由于屈原的作品是在特定的條件下，用極具個性的人格寫出來的，是個人遭際的血痕泪韵，是一種特殊的感情的自然流瀉，是從心底流出來的，因而，具有不可複制性，不可再現性，人們祇可能去摹寫仿制其形神而已。

有人說荷馬史詩不僅哺育了一代代希臘人，而且統治了整個歐洲文壇二千年，那麼，我們不僅說屈原的作品獨步中國文壇二千年則是毫無誇張的，而且絕不稍讓于荷馬史詩。梁啓超先生就認爲祇有但丁的《神曲》可與之相比較。有人說研究荷馬的資料可以裝備一個圖書館，那麼中外研究屈原的成果與書籍也堪稱汗牛充棟了，淮陰師院肖兵君一個人就寫下了三百多萬字的研究成果。而已經故去的姜亮夫先生的研究成果恐怕不下五七百萬字。陳子展先生則有《楚辭直解》之煌煌巨著問世，并稱屈原遠比荷馬、但丁、歌德、莎士比亞更爲偉大，并非信口之詞。我們需要看到的是，屈原作品的影響之深之廣并不限于中國之域內，就是在國外也有着極大的

影響，屈原于一九五三年在國際上被評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就是證明。

屈原的作品傳入日本最早，有文獻記載的是在公元七百三十年。但事實上有可能傳入日本更早。日本的和歌集《萬葉集》中收入的詩歌，大多是八世紀以前的古歌，而且都是用漢字寫的。其中的一些詩的體裁極類楚辭，我們可以欣賞一首較為完整的日本和歌《大伴坂上郎女怨恨歌一首并短歌》：

短歌

難波有菅草，草根深無疑。君言應長遠，君言久如斯。
明鏡却已磨，人心亦已靡。自從當初日，已隨水藻萎。
波浪東西流，此心不自持。憑依在何處，神靈早已離。
來往有通路，禁之有阿誰。君既不願來，君使不見馳。
事實既如此，甚矣無可追。黑夜到黎明，又到日暮時。
嘆息已無效，思人人不知。自念一弱女，出言有何奇。

哭泣如童稚，徘徊空爾爲。仍願待君使，艱難終有斯。

反歌

當初長說道，今日信難憑。思念雖如此，相逢豈可能。

題目中的「短歌」，即指詩尾的「反歌」，這極類楚辭中的「亂曰」。而且有一些在詩尾部附有「反歌」的同時，另附有「一本歌曰」、「或本歌曰」的尾詩。又很類似屈原作品中的正辭後續接「重曰」、「倡曰」，然後是「亂曰」的形式。尤其是漢初的幾位楚辭作者則干脆把「亂曰」作爲一個獨立的題目附在幾篇正辭的後面，這是很有意思的一種相似。而且日本的一些和歌在題或跋中個別間有「兮」字，很難想象這會是一種偶然的相似。極有可能，楚辭作品在更早的時代便傳入了日本。尤其是現當代，日本的楚辭學研究相當熱門，據黃震雲先生稱，有資料統計，一九五一年後的三十年間，日本的楚辭論著便達一百五十多種，可見其規模之大，應該是一種歷史的積累與傳統的弘揚，而不是突然的崛起。

十五世紀五十年代後，屈原作品陸續傳到歐美的德國、英國、美國、俄國、匈牙利，不僅

有研究者，而且有把屈原作品翻譯為本國語言的。甚至一些國外的學者對中國自司馬遷以來的一些著名人物對屈原的評論提出了批評意見。足見屈原在國外的影響之深廣。當然，這並不否定屈原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思想觀念有不合時宜之處，但我們必須站在歷史的角度去審視。然而，屈原給我們留下了更多的是裨益與思考。我們祇要認真去讀，就會得到許多歷史、政治、人生的借鑒。人類進化中最難改變的是人性，兩千年對於漫長的人類進化史而言，不過是一瞬，這也許正是先秦文化至今仍有其價值所在的一個原因吧。荷馬史詩《奧德賽》的含義是「一塊比青銅更耐久的紀念碑」，而屈原給我們留下的絕不僅僅是一塊紀念碑。

梁啟超先生曾經講過：「屈原在文學史的地位，不特前無古人，截到今日止，仍是後無來者」。不僅在中國如此，就是「在世界文學作品中，除了但丁《神曲》外，恐怕還沒有幾家够得上比較哩！」因而，他又講道：「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

屈原與《楚辭》的影響力尚不止于此，沒有哪一部文學作品如此地吸引了一代代的畫師們。不僅僅以《楚辭》中的人物為題材的獨立美術作品不可勝數，為《楚辭》文本作插圖的更不止一家。

我們能够見到的至少有宋代的李公麟、元代的張渥、明末清初的陳洪綬，這些著名的大師們便都爲《楚辭》作過插圖，但多限于《九歌》。到了明末清初，著名畫家蕭雲從就繪制了六十四幅插圖，可爲大觀者。但乾隆在組織四庫編纂時，仍嫌其不足，便命時人門應兆補繪全圖。時任四庫繪圖分校官的門應兆，利用兩年時間又補繪了九十一幅圖。于是便有了《四庫全書》中的《欽定補繪蕭雲從離騷全圖》。因蕭雲從的繪本稱《離騷圖》，而《楚辭》古時也稱《離騷經》。爲了更符合當代讀者的閱讀習慣，并將原書名做爲冠題保留，同時將門應兆列入繪者之一，否則是不公的，誠望廣大讀者鑒識見諒于茲。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于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錫寶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